

绣像本

中华传世

红楼梦
小说

【春柳莺】

清·南北鹞冠庄者编次

中国文联出版社

I242

13

绣像本

中华传世
孤本
小说

春柳莺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华传世孤本小说(全6册) 林 力 主编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

(邮政编码: 100086)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月华胶印厂 印刷

1120千字 787×1092毫米 1/16开本 74印张

2002年10月第1版 200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套

ISBN 7-104-01696-1/I·669 定价: 1280.00元(全6册)

序

天地间一大戏场，生旦丑净毕集于中。自唐复为戏文，缘以衣冠兽翁，蓬蒿贤士，粪堆连理，污泥比目，泾渭混杂，世上莫辨。君子起而指示之，则戏演焉。及后，戏一变而为传奇，实倡自宋。盖以戏，虚文难以利俗，而浅说足以动众。夫传奇于戏，名别而实因也。

今君子操觚，莫不咸悉其意。故稗官野史，救污辟秽，于此为盛。一时市儿读之，不知怜才为劝，好色为戒，反取色而恶才，直欲丑净而作生旦，又乌得乎！

南北鹑冠，风流名人也。知怜才好色之正，得用情取士之真。尝谓余言，古来贤士出于席门陋巷，德妇见之裙布荆钗，如锦衣玉食，绣柱雕梁，俱属外焉者。余识其言而敬之，复请之小说。才色在所不偏，劝戒俱所不废，使天下之人，知男女相访，不因淫行，实有一段不可移之情。情生于色，色因其才，才色兼之，人不世出。所以，男慕女色，非才不韵，女慕男才，非色不名，二者具焉，方称佳话。自非然者，即粪堆连理，污泥比目。桑间濮上之輩，何得妄以衣冠为尊。蓬蒿见鄙，浪向天地间说风流者哉！

此书梓世，固以名人之笔，复新于目，尤愿同人，为生为旦，不可打落丑净脚色，貽笑于戏场外之识者也。

康熙壬寅秋八月吴门拼饮潜夫题。



目 录

第一回	弃浮名馆求佳丽	游玄墓诗种错缘	(一)
第二回	见利巧施美女计	背人假借梅花诗	(七)
第三回	毕小姐丝桐露调	石秀才玉箫断肠	(一五)
第四回	辞玻璃潦倒归僧舍	冒风雨萧条见故人	(二三)
第五回	先生羞认梅花扇	翰林泪读杨柳词	(三〇)
第六回	秋风天解元乞食	明月夜才鬼做官	(三七)
第七回	毕临莺巧作风流婿	梅凌春誓结姊妹亲	(四五)
第八回	暂脱骗希图大利	难瞒藏直诉真情	(五二)
第九回	伤情误怪新知己	分忧喜见旧花婆	(五八)
第十回	悔初心群英宴贵	叙旧怀双凤盘龙	(六五)

第一回 弃浮名馆求佳丽 游玄墓诗种错缘

诗曰：

四海春风一曲琴，

天涯类聚自相深。

青尊原为酬游志，

白眼何须学苦吟。

俗客应难谐益友，

痴情还许付知音。

不谋颠倒姻缘簿，

翻教才人错用心。

话说嘉靖年间，有一甲科，姓石名昆，字良玉。乃河南开封府人。因年幼失偶，坚决不娶。直到五十岁以上，念无子嗣，里人劝他娶了个填房李氏。不上一年，生有一子。这日，良玉梦一神人，赐古墨一锭，雕画金龙，外包着锦绣双凤绢儿。云此墨乃延川石液所成。良玉得墨惊醒，闻生此子，不胜欣喜。又见眉清目秀，容貌不凡，回思梦中之言，知兆应在此，就取名为液，字延川，珍如珠玉。

养到五岁上，教他攻书，凡左传、史策，过目成诵，如旧物相逢，毫不作难。八九岁成文，十一岁时即入泮宫。入泮之后，父良玉选为江南苏州府理刑。就将家眷并此生随带上任。凡百内务，俱着此生照管。不幸良玉官未一年，竟先辞世，后李氏亦呜呼。

余下石生一人，带领管家，就在苏州离城三十余里，买了一所宅子，设丧陈祭。及丁忧服满，此时石生，诗词歌赋，诸子百家，无不精通。为人喜友好义。挥散宦资，以为粪土；浪结知心，就当性命。每日作文赋诗，会客联社于宅中一池亭上。那朋友见石生神清气爽，风流豪侠，都起他一号，叫做池斋先生。

岂意三年之后，家业尽为逢迎散去，人情亦随钱谷疏薄。石生闭户落落，忽于诗文之余，因叹口气道：「丈夫禀阴阳之气而有身，赋万物之灵而成性，必须读古人已著之书，继古人未发之旨，使吾性与古人相守，与后人相接，方称我生不负。必须得个才女，白头吟哦；得个侠士，终身啸傲。使吾内有琴瑟之欢，外有胶漆之乐，才成百世良缘。奈何年已当冠，父母又经早丧，亲戚无靠，止余一表兄，姓李名景文，字穆如者。虽是先母嫡侄，却在北顺天府痒。日前见了些女子，皆是有才不能貌，有貌不能有才的；结了些朋友，又是知面不知心，善始不善终的。且世人尽皆肉眼，不识下璞。」说罢，自己不觉堕下泪来。自此欲适城市，反着破碎衣服，故令市井之徒，大惊小怪。石生总不介意。

一日，有个友人姓怀名古，字伊人，是石生旧日同社，住居与石生相近。乃劝道：『吾兄雄才博艺，当今无二，何不做番正业，轰轰烈烈，将平昔之文，行之于世，使众人一见，自称奇才。』石生因听其言，将家藏自己新作，并批选古人的旧集，尽付之坊中。未几刻出，东西南北，负价者来如云集。不论远近地方，皆知石池斋是个才子。就是过往乡绅士民，也没个不求文事。

石生自才名一倡，终日营营逐逐，不以为乐，反以为苦。一日，闻得怀伊人要上河南他表亲处打抽丰，遂请相会，思量谢名，作伴同行，到舅家借看表兄为名，随遇觅访才女。与怀伊人正在踌躇间，见一管家，手持一书，还拿了二十两一封银子，送上道：『这是扬州梅翰林家下来的请书，这银子是折聘礼的。』石生接过书，取开看时，乃是一个请启，一个关书。关书上道：

乡春弟梅深顿首拜请大三元池翁石老师台，教训小儿待腊。每岁奉酬馆谷银三百两，节礼外具。幸毋负托，叨爱不尽。

石生看罢，见下一乡字，知梅翰林也是河南。遂对怀伊人道：『这事可去与不去么？』怀伊人道：『甚是该去。吾兄尚且无因他往，要访才女，扬州乃风流古地，正当借馆以图佳丽。』遂喜对管家道：『梅老爷人可在外边么？』那管家道：『梅老爷管家现在外边。说他叫王文，他老爷叫做梅岭彻，因告假在家，前在玄墓观梅，访得相公是个才子，故到家即着他请相公处馆。』石生道：『可知他学生多大了？』那老管家道：『听得他与外人闲讲，说梅老爷只有一女一子。子年尚幼，却不曾说出年纪数目。』石生道：『既然如此，不必写回书，可封一折饭礼儿与他。回他先去，我大约不过数日即去赴约。』那管家领命去了。半晌进来回道：『梅老爷管家已去。折饭礼儿收了。临行甚是叮嘱，叫相公不可失约。』石生闻言收了聘仪，不胜欣喜。

当日留怀伊人饮酒，要择日一同出行。酒未数巡，怀伊人道：『吾兄借出游以访才女，固是高人举止，但恐此处文事，一时不能谢绝怎好？』石生道：『小弟素性懒于名利，前因怀兄忠告相劝，致于今日，亦是不得已应酬。昨有两篇序纪，俱草草告成。今日所来，已经回过，脱然无累，就是明日即可同行。』怀伊人道：『小弟行装皆打点停妥，只是明日，恐非吉期。』

石生遂叫一书童柏儿，取历日过来与怀伊人选日。怀伊人接过看道：『明日乃正月十七日也，俗云，七不往。直到后日方是出行吉期。』石生愀然近座道：『出行固要选个吉期，但明日不去，又恐他方绅士拜索笔墨。这番缠扰，却如何处置？』怀伊人衔杯半晌道：『有了。此时春光明媚，玄墓古香亭梅花甚开，四方游人诗士，雅集甚多。明日小弟稍备杖头，请到玄墓少叙。一以却拜访之人，一以领梅花之胜，岂非两全妙计。』石生闻言大喜。二人饮至夕阳西坠，怀伊人方辞回去。正是：

闭户谈心休对俗，

寻幽酌酒必须花。

到了次日，怀伊人在太湖叫了一只游船，定了两个吹唱。吃过早饭后，坐在船上，遂叫管家去请石生。不一时，石生带着书童柏儿来到。二人相见礼毕，茶罢，管家摆上酒肴，就叫开船。三杯两盏，饮了一回，吹唱一回。怀伊人道：『若依吾兄昨日之言，舍此而去，不独今日无此一段快乐，且为梅花所笑。』石生道：『梅花骨秀神清，苦于耐寒，阳回气足，复能魁春，乃酣养贞守之士。弟因蜗角淹留，不知以其大者图之，倒不怕为梅花所笑，恐为梅花所耻耳。』怀伊人道：『吾兄今日谢名，借处馆以访才女，可谓贞守矣。况今秋乡试，明春会试，联接在举步之间，梅花何耻之有。小弟雕虫小技，且丁母忧，明年此时，吾兄着锦衣归来，弟相会抱

耻，又当何如。

二人正饮酒闲谈间，听得箫鼓如麻，歌声聒耳。石生叫人把两边垂帘卷起，见玄墓已在面前。岸上游人如蚁，皆傍梅岭而行。石生同怀伊人一见，心朗意彻，如一幅春景山水相对。怀伊人向石生道：『此处有佳胜，即俗子市儿，也勉强扭捏两句歪诗，以酬青帝之意。吾兄名手，断不可无诗。』随叫管家取上笔砚笺纸，摆在案头。石生也正动诗兴，又见纸笔现成，便笑道：『请怀兄先为倡首。』怀伊人道：『今日吾兄是客。』一头说，一头研墨。石生取过纸，提起笔，向砚池蘸得饱饱，正待要笔走龙蛇，纸透云烟，把春风花鸟搜索一番。

忽见管家进舱报道：『田相公在岸上。』怀伊人不悦道：『他怎知我在此处？』管家道：『方才在帘外见相公说话。』怀伊人尚不动身。只听岸上高声叫道：『怀伊兄如何偏背小弟至此要子。』怀伊人只得叫住了船，欠身相邀，迎进舱门。但见这人：

头戴一顶鸭嘴纱巾，身穿一件墨色布衫。年纪只有三十，面貌却似百岁。口拥荒须，形容不甚儒雅；脚登朱履，强勉赖做斯文。规规矩矩，妆成许多道学；遮遮掩掩，全见一味老成。

三人相见，礼毕分宾而坐。石生向怀伊人问道：『此位尊姓？』怀伊人道：『姓田，字又玄。与小弟旧曾处邻，近居城市。』怀伊人又转身对田又玄指石生道：『这就是敝同社石兄，道号池斋者。』田又玄闻言，忙向石生打恭道：『原来就是石公祖令郎，久仰久仰。』叙毕。傍边管家添上钟箸，大家同饮了数杯。田又玄就像个不饮的意思，再要斟他，只是告减。石生道：『田兄，加敬一杯。想是见弃小弟，在这边故此不饮？』田又玄高声回道：『岂有见弃之理。不瞒先生讲，昨日，徐州一个铁不锋兄，慕小弟之名来访，同本处一位白兄，齐集古香亭观梅。忽然诗兴发作，做了一回诗，不觉畅饮，因就玄墓歌下，今日尚有余酒未醒。』怀伊人接口道：『酒不肯见爱，同敝社友做诗吧。敝社友方才爱玄墓这段好景，十分留意春色，以梅花为题，正在挥毫之际，不期相遇，却好酬唱。』说罢，叫管家又取了一幅笺纸，命石生、柏儿捧砚磨墨。

田又玄慌了，把几杯酒盖着厚脸，假托看着柏儿道：『此子甚是青年，倒擅磨墨，是怀兄家的吗？』怀伊人道：『不是。是敝社友之仆。』田又玄笑道：『果然有好主必出好仆。』又问柏儿道：『你多少年纪了？』柏儿道：『今年十六岁了。』田又玄道：『你可识字吗？』柏儿道：『我不识字。』田又玄只管絮絮叨叨，问他东长西短。怀伊人道：『想是墨已浓了，田兄不要闲话。』

田又玄谅着这诗难免不做，反强勉强堆下笑容，脱帽露顶，谈今论古，胡乱讲了一回大话。提起笔来，也不让人。摇头战足，咬指托腮，做了半日丑态，捏成一首。放下笔，将诗笺拿在手中道：『弟已告成，候石先生、怀兄韵成，一齐同看。』怀伊人道：『石兄在此，小弟不敢放恣。老兄转候石兄吧。』石生闻说，提起笔来，如探囊取物，写了一首。递与田、怀二人。诗道：

一片冰肌接水光，

羞随红紫独为芳。

东风团月连云瘦，

春色笼烟彻骨香。

减却离魂空着恨，
销残清粉更成妆。

当年高士今何处，
值此游人总断肠。

池斋石液题

二人看罢，但见云笺与花柳齐飞，翰墨共春光并舞。连声叫妙不止。石生道：「小弟信笔乱书，实皆俚谈，何以当得二公大赞。」田又玄正色近座道：「其实做得好。若有字眼下得不妥，小弟从来最不瞒兴，就要把弊病一一说出。这诗做得不但顺口，且起头一句，「一片冰肌接水光」，把梅花比做冰，冰者白也，梅花又是白的，这就妙起。第七句下个「当年」二字，当年者，尚论也，又是远想的意思。先以目前寓景，后以古人作证，乃真才实料，恰像唐诗。」石生道：「小弟原是抛砖引玉，请佳作代为遮丑。」怀伊人虽与他相认，不过旧曾处邻，并未曾与他文墨往来，也要看他诗句。就将手中诗取过，同石生一看，满纸胡涂，字如牛毛虾尾一般。诗上写道：

南枝才放两三花，

雪里吟香弄粉些。

淡淡着烟浓着月，

深深笼水浅笼沙。

石生看罢，知他是抄写前人白玉蟾的诗句。不好说破，故作赞赏。怀伊人不觉露出一声道：「这诗做得虽妙，念来就如熟的一般。请再咏四句，以成七言八句如何？」田又玄忙回道：「这诗皆从心窝里发出，所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若是有些假借，便自己的意思，与古人的意思，两相隔绝，朋友读着，自然律不和谐，词不顺口了。且有意思的人，作诗只可一首。再做一首，就为恃才妄动了。岂不知古人说，一之为甚，岂可再乎？」怀伊人又道：「这诗细细想来，倒与当时白玉蟾《梅花》诗有些相同哩。」石生笑道：「想是田兄与古人暗合。」田又玄亦大笑道：「好个与古人暗合。小弟自幼在父师面前，逢会文作诗之期，往往拿着笔，如行云流水，不加思索，信手拈来，头头是道。自不知出自何所。间有父师道「这是某人旧文」，究竟自己也不知道。石先生所言「古人暗合」四字，此乃到言也。即如昨日有个不通的女子，做了一首诗，贴在玄墓古香亭上，也是咏梅花的。观者如堵，并无一个敢上前和她。就是小弟走上，随意略写几句，众人一见，惊得掩面伸舌而去，难道那诗也是白玉蟾的不成？」说罢，又向石生道：「小弟胡说而且乱道，先生幸勿见笑。」石生道：「常言「俗子位中留不住，才人到处有逢迎」。田兄既有这般大才，何患弟辈不甘拜下风。」怀伊人亦说道：「田兄之诗全无假借，适才是小弟之戏谈。我自罚一杯吧。」遂吃过一杯，又向石生招饮。

石生手执酒杯，心下想道：「此人说甚么不通的女子，必竟是个才女。」停杯向田又玄笑道：「适所言佳句，与那不通女子诗，可还在古香亭上吗？」田又玄道：「岂有不在之理。古香亭乃梅林之大观，亦诗人之雅聚。凡远近游人，往来无阻，任其饮酒赋诗。」

石生这诗，到那里也贴将起来。小弟诗现在东粉壁墙上，少不得同去现丑一番。」石生听了，一心要上古香亭看那女子的诗，酒也不吃，就叫放船前去。一阵清吹低唱，穿湖而入。行末一箭之地，但见：

亭台耸起，人人笔弄清香；粉面参差，个个鸟唤提壶。对客开樽，错怪浮生如梦；临波停泊，亦信春光似画。也有各携杖头，借景陶情；也有独抱琵琶，逢场作戏。

石生住了船，同怀伊人、田又玄，叫管家携着酒肴，带着吹唱，一直上山。行到古香亭上，举头一望，满壁皆诗，不及遍览。转过东粉壁墙来，田又玄即指道：「此是小弟拙韵，上面是那不通的女子胡话。」石生微应，同怀伊人先看田又玄诗道：

娇似雪花白似鹅，

枝枝开放向前坡。

占他春景气痴我，

累我吟诗恼杀他。

一朵扭来堪插髻。

连根拔起可烧锅。

明朝只怕山风起，

雪打群鹅飘满河。

春日同铁不锋白随时作也

石生看罢，同怀伊人忍笑不止。田又玄道：「这诗何如？」石生同怀伊人道：「字字典雅，句句新秀，果称绝技。」田又玄喜道：「可有些老杜气味么？」石生道：「全是杜体。」田又玄又指那女子诗与石生看道：

玉笛吹残花复生，

别离歌曲动江城。

遥依南岭应传语，

笑倚春风巧耐情。

雪照疏林酬意冷，

梦回东阁旅魂惊。

相思罢吏难归去，

载酒空余索杖名。

凌春女子题

石生看罢，魂灵飘荡，神思恍惚。暗自想道：「世间有如此女子，岂不令男子羞死。念了一回，复低声玩味一遍，玩味一遍，又

高声朗诵一回。徘徊眷恋，情生肺腑。怀伊人亦仰面嚼咀。田又玄用手扯道：『这女子诗一味胡涂，当不得细解，就便解出滋味，也不过是个女流。』说罢，将石生诗笺贴在壁上。又道：『我们且席地饮酒，叫吹唱起来赏鉴梅花，不可有负春色。』石生同怀伊人只得错落就坐，各斟满饮。石生手拿着酒杯，心下沉吟半晌，恍然如失，就要起身告回。

时天色将暮，田又玄宿酒已醒，正要拚饮。见石生要回，对怀伊人道：『主人之意若何？』怀伊人道：『既石兄要回，听其自便吧。』田又玄笑道：『这是主人慳吝，输不起酒资了。』怀伊人道：『非小弟慳吝酒资，因明日石兄有广陵之行，弟亦有河南之往，久已相约，恐今日过酒，误了明日吉期。』田又玄道：『明日那里去得成，就是要去，少不得弟备薄饯，屈留一日玩玩。』石生口中辞谢，定然要回。怀伊人同田又玄遂吩咐管家，将酒肴携在船上，三人复下山上船。田又玄别去，石生同怀伊人一路饮回，各皆无言。到了岸时，怀伊人并众别去，石生带着柏儿回家。怀伊人临别道：『石兄明日须要早起。』石生怅然回道：『明日再为商议便了。』正是：

无端才思相关切，

落得游人满面愁。

却说石生，别怀伊人归家，一心想着那女子诗，如怨如慕，不禁动了个寻访之念。到次日，广陵之行告止，写了两书，一封托以酒病。令怀伊人先行；一封书烦怀伊人带至河南，问候表兄李穆如。正要着人送去，不期怀伊人带着管家、行李，收拾齐备，到石生处相邀同行。石生闻得，请进书房，相见过，怀伊人笑道：『昨日田又玄做那样胡诗，反笑那女子不通，真实可耻。』石生令怀伊人坐下，回道：『鄙俗小辈，狂妄无知，何足挂齿。』柏儿少顷献上茶来。二人茶罢，怀伊人道：『小弟即刻就行，吾兄为何不收拾行装？』石生道：『昨日弟见那凌春女子诗，丰神逸逸，落笔不俗。弟思想起来，正是良缘靛面，还要往甚么广陵访问才女。怀兄且先行吧。』怀伊人道：『吾兄此意，是不往梅老先生家赴馆，要在此访问这女子么？』石生道：『弟就去赴馆，也不过为此，岂可才女咫尺，反教错过。只是有一书，动烦怀兄带至河南舍表兄处，感爱不尽。』怀伊人接书道：『自然领命。但吾兄访这女子，在此淹留，恐他人又索笔墨，以致两误，不如同行吧。』

石和傲然道：『弟假以抱病谢交，他务自却，怀兄不必过虑。』怀伊人作想道：『兄计固好。弟欲停装暂为效劳，此时不能奈何？』石生道：『若怀兄有此意，弟当终身佩德，恐怀兄不肯见爱。』怀伊人道：『弟心有余而时不逮了。苦今日不行，错过吉期，后来未必有此佳辰。』石生道：『既然如此，弟不敢苦留，恐误前途之事。怀兄且长行吧。』怀伊人只得怅然而别。临行道：『吾兄当斟酌谋为，弟不日即得会面。倘若这女子访问不着，还赴梅老先生之馆要紧，恐失他人之约，惹人谈论。』石生唯唯应诺，随即打发怀伊人长往，要访这凌春女子。

正是：

原为情而去，又被情所扰。

不是浪用情，天下知情少。

不知石生访这女子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见利巧施美女计 背人假借梅花诗

诗曰：

相思无底暗伤神，

曾种风流一段春。

千里姻缘风忽送，

三分傀儡话偏亲。

可真可假可欺世，

谁是谁非谁识人。

误了桃源无好约，

却教迷处说通津。

却说石生，不思量往扬州梅翰林家处馆。别了怀伊人，要在苏州访问凌春女子踪迹，却也不知是何等人家，下落何所。欲亲出访问，又恐闻名者，滥求代庖。因借病在家，着管家先将古香亭诗句揭来；后令书童柏儿在外访问。今日也访，明日也问，整整打听了月余，不见影响。

这日，石生独坐在家想道：『向日我见那女子诗句，虽知其才，未见其貌。假令柏儿访着消息，在某所某处，我不能亲觐其面，便使媒婆去说合，那媒婆自然贬其丑陋，扬其美色，两下撮成，使我石池斋一片怜才好色的热心，付与冰炭之中。那时，姻缘簿上污了清白，叫我何处去折辩。』又想道：『那女子取名凌春，有魁占物色之意，料然也不是个俗品。自然男女相访，不轻失身与人的了。使她知我石池斋有这段好迷苦衷，应亦喜托鱼水。独怪那日不该让怀伊人先行，若留他少住几日，也与我访问访问，玉成此事。』又想到：『怀伊人北上，此时也不知到了何处，就想他回来，谅也不能，还是我与这女子两下无缘。不如依怀伊人临行之言，赴梅老先生之约要紧。』正自搜理闲思，沉吟不决，忽心下又陡起一念，自惊讶道：『这女子起句凌春，莫非取意于梅，乃梅老先生之令爱么？前闻他管家说，他老爷因游玄墓而回，故来聘我。又说梅老先生有一女一子，且那诗中道「梦回东阁」，用扬州何逊故事。』说罢不禁欣喜，以为得想，遂吩咐一老管家，看守宅子。遂收拾行李，带着柏儿，叫了一只船，竟往扬州梅翰林家去。

不一时，行到苏州城境。石生在船上检点行李书玩，恰恰落了凌春女子诗笺。石生忙对柏儿道：『你快回去将凌春女子诗笺取来。』柏儿听说，上岸飞星去取。石生查了行李，又自己悔道：『我还不该造次往扬州，遣落此诗，却非佳兆，端的这女子还在苏州。』一头怨，一头等，等到午西，见柏儿拿着诗笺，头上褪着帽子，汗浸浸走进船舱，说道：『那做诗的女子有了影响了。』石生忙问道：『却在什么所在？』柏儿道：『适才小的从阊门过，见一个乘轿的医生，多少讨药的人，跟到他家，下轿毕，那医生道：「不

是这两口在常州医那小姐的病，这几时把你们药都打发完了。」小的闻见小姐二字，随立在旁，听了半晌，未审详细。见那日游船做诗的田相公，拉着他说话。小的见他进去，就问那医生管家，在常州医病的原故。那管家道：「有个小姐姓毕，乃是淮安人。因同父亲在玄墓看梅，受了些风寒，回到常州地方，染成一病。因慕我相公医名，特请了去，只用了四五服药，就病体痊愈。如今复回淮安去了。」小的犹恐不是，又问那女子叫甚么名字。那管家想了一回道：「叫凌甚么小姐。」小的说：「莫非叫做凌春小姐么？」那管家忙笑道：「正是这两个字。」小的又问他相公姓甚么，那管家说姓白。如今特来与相公商议，还是上淮安去访他，还是怎么样？」

石生闻言又惊又喜道：「这小姐虽有消息，未必貌附其才。若有才无貌，也是枉然。必须再去，访访她年纪多少，有人家不曾有人家，在淮住居何所？这般方可上淮，央媒求亲。若造次而行，倘有不合，岂不空费一番往返。」柏儿领命，放下诗笺，又去访问。方才上岸。就遇着田又玄迎面叫道：「柏儿，你相公尚未去么？」柏儿道：「现在船上。」田又玄就要想见。柏儿忙回报与石生知道。石生请进舱中，相会礼毕。田又玄道：「向自玄墓别后，小弟只道石先生同怀伊兄次日北上，故不及奉候。适儿盛使，方知先生尚留此地，不意今日又得一面，何幸如之。」石生道：「小弟向日已订期北往。因别后遂得大恙，不可以风，故又羁留到今，亦出无奈。」田又玄笑道：「那日在古香亭，小弟预知先生次日不能就往广陵。相留薄饯，实出本心，不意先生苦苦托词见却。」石生笑道：「人生四海皆兄弟，我之大贤，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人将拒我。如今日田兄，不弃小弟足矣，小弟岂可托词以却田兄。」田又玄笑道：「据先生所言，既非托词却弟，广陵实有何事？」石生道：「不瞒田兄讲，广陵梅老先生，差人请小弟训海他公郎。前受了关书，并聘金二十两，约期甚近，所以急急为此。」说罢又道：「如田兄不信，……」随叫柏儿去取关书，递与田又玄看。

田又玄一见上写着馆谷每岁三百两，节礼聘金在外，便觉满眼动火。随欠身道：「原来先生为这宗大财，故急于要行。」石生笑道：「二三百金算得甚么大财，小弟不过借此以谋终身之事耳。」田又玄又道：「先生这实是欺小弟了。终身之事，莫大于功名，难道借广陵以取功名不成？」石生又笑道：「功名富贵，等如浮云。知者当之，止算得一夜好梦。小弟之意，岂俗到此，盖别有意中之事，实非田兄所知也。」田又玄放下关书，跪道：「意中之事，我知之久矣，故作戏谈以试先生，今先生何必相瞒。」石生心下暗想道：「凌春女子，当日原是田又玄因作诗而起，必定他有所见，方说出此话。就是他无所见，我实说于他，料也不妨。」遂叫柏儿到茶馆取了几杯茶，留田又玄在船上相谈。石生道：「田兄既知小弟心事，小弟实为那日在古香亭见凌春女子诗，归家细思，颇还去得，因而动一痴念，有好迷之意。遂着小价觅访他的消息，到今方有影响。」

田又玄近座笑道：「当时，小弟明知那凌春女子诗好，故说不通者，因为吾辈才名不肯为女流所占，不意先生与我暗合，也知她诗好。但此时先生既有影响，就该丢了扬州馆事，为何还如此行色匆匆？适才所言不知所行了。」石生道：「非弟言不附行。奈这女子在淮安地方，虽知其才，未知其貌，若造次而行，恐有不合，空费了往返，又误了梅老先生之约。小弟之念，尚暂泊于此，再访这女子真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就撇梅老先生之馆，竟挂帆向淮阴，与她生死一决了。」田又玄道：「老先生原是在何处访着这消息，如今还当去访一访，不可错过。」石生道：「原是一医生姓白者，从常州与她看病而回。小价偶然问其盛管家，故得知这个消息。」田又玄道：「原来医生姓白者之传。但恐再访出那女子是绝色，先生事做半途，又要赴梅老先生之馆，且不费居中者一假

苦心。』石生笑道：『我石池斋岂肯为三百两臭铜，卖了终身大事。』

田又玄见石生志不在馆，立意要访那凌春女子，不觉动个冒名赴馆之心。手里拿着茶杯，口中说道：『先生不必他访，小弟曾在古香亭见过的。』石生忙喜问道：『田兄所见，果然姿色若何？』田又玄道：『若说那女子姿色，大抵非一言一句可以描写，只那一双眉眼，令人见即迷魂。』石生闻说，近座细听。田又玄又细将那女子如何美貌，如何动人，在古香亭如何看见，说了许多谎话，要撮弄石生上淮，自己顶名赴馆。石生一腔痴情，虽被他说的动，却也半疑不信。田又玄又巧言道：『恐小弟眼力不济，不足取信先生，先生且停留半日，请那医生来，假以看病，再细细审问一番，真假自明了。』

石生喜听其言，就着柏儿去请那医生。田又玄又正道：『此时天色将暮，恐不成体，到明晨吧。』石生道：『明日再误半日功夫，恐又开不成船了。』田又玄道：『小弟还要薄钱，明日少不得相留一日，后日再开船长往。』石生为着那女子，只得依言。二人谈得情投意洽，又吃了一会茶。田又玄别去，临上岸道：『此事若成，先生将何以谢弟。』石生笑道：『多以金帛酬谢就是了。』田又玄正道：『小弟亦非爱金帛的俗品，转将佳稿赐小弟一部，以留别后之思吧。』石生道：『此是不费之惠，若先生有见教之意，明日就着人送来。』说罢，田又玄别去。正是：

出言诡辩非君子，

见利欺心定小人。

却说田又玄留石生停止船上，思量冒名赴馆，得那三百两头。一路想道：『我方才留石池斋，明日请白医生察访那女子姿色，倘那女子是个丑陋的，白医生一直说将出来，不但失了老田这大财，且把我吃茶时那些假话，都被他识破，日后有甚面皮见他。』想罢，竟不回家，即转回身子去寻白医生，要二人合意同谋。

原来白医生就叫做白随时，素常做田又玄的伙骗。曾在玄墓古香亭，令田又玄假石生之名，会徐州来的一个铁不锋，观梅做诗，希图酒食。这晚见田又玄寻他，即忙迎出笑道：『田相公适才别去，为何又来。』田又玄道：『特来与兄接风。』白随时邀到内堂坐下。田又玄从袖中取出一个银包，拈了一块银子，递与白随时买酒。白随时推让了一回，田又玄只是要买。白随时道：『在愚弟这边，为何倒扰老兄。』田又玄道：『小弟有一发财事相烦，你依我买来，别有话说。』

白随时勉强收下银子，叫家中用人，买了些熟肴便酒，掌起灯来，二人饮到兴头，田又玄道：『敢问老兄，前日在常州与何人看病的？』白随时道：『有个淮安毕监生令爱，为玄墓观梅，受了些风寒，因请小弟看病。却有何说？』田又玄道：『那毕令爱可是前月十六日，我与老兄并铁兄三人，在古香亭笑他诗句不通的凌春吗？』白随时道：『不是，不是，这个叫做临莺，生得才美冠世，其父虽监生而实乡官，从正月二十日方游梅花的。』田又玄道：『如今把这临莺要兄认做凌春，这财就有望了。』白随时问其原故。田又玄将石生爱凌春诗句，误访临莺，并明日要请白随时话头，细述一遍。白随时闻言惊道：『石池斋也有些名望，为何把一个不通的认做才女。这等看将起来，眼力实不如老兄了。』

田又玄叹口气道：『自古名人好题诗，英雄多困苦。虚名在前，真才落后，此天道反覆之数。』白随时又道：『明日小弟领命，

把临莺说做凌春，哄那石池斋上准去了，你我财从何来？」田又玄道：「兄饮三大杯，小弟说与你听。」白随时连吃过三大杯。田又玄道：「小弟之文才诗学，系兄所素知，自不必说。有扬州梅老先生，官居翰苑久矣，知我是个才子，要请我教他公子。不意石池斋这个畜生，就谋了此馆。每年三百两雪花纹银，节礼在外，还有二十两聘仪。如今聘仪被石池斋收了。若老兄撮弄他上准，这馆小弟抵了，馆金与兄三七分，岂非是宗大财。」

白随时听了满心欢喜道：「这等说，老兄该吃三十杯。老兄之财，更多似小弟。」田又玄道：「三十杯小弟吃不得，也与兄三七分吧。」白随时道：「这个成不得。小弟不敢如此贪杯，宁可舍命奉陪几杯吧。」二人一头说，一头筛酒，各吃了五六杯。白随时又道：「适才老兄所言，有冒名顶替之意。又无关书，一时认识出来，却如何处置？」田又玄道：「关书小弟已曾见过。竟去赴馆，只要言语相对，东家怎好回先生要关书看。」白随时大笑连声道：「妙！」

二人立定计策，欢心畅饮，直到一更时分。田又玄临行嘱咐道：「明日之事在心。」白随时道：「谨领大教。」二人别过。白随时又道：「闻得铁兄尚羁旅在扬，未回徐州，只柏老兄还要相遇。」田又玄道：「若他在扬，益发妙了。」二人方别。正是：

浪施巧计同儿戏，

小视奇才作等闲。

却说石生在船上不知白随时受田又玄之嘱。到了次日早起，见天色清明，正是淮行的顺风。遂叫艄公备了酒饭，封起药金，一面令柏儿来请白随时。不一时，白随时带着家人，背了药箱，柏儿引轿到船前。白随时下了轿，一直上船，与石生礼毕茶罢。柏儿从书箱中取出一书，放在案上。白随时把石生脉细细一看，道：「先生这个病源，因闷郁而起，心膈不宽，虽然脉气沉细，却无大病。」叫家人取上药箱，撮了两剂宽中益气汤，用福圆作引。撮罢，就要告辞。石生道：「久仰青囊秘学，未得识颜。今日贱恙得叨妙剂，舟底不堪便饭，望宽坐少叙。」白随时道：「先生才名动世，一觐台光，实出望外，况又在此叨扰。」说罢，柏儿收起书本，摆上酒肴，二人饮了一巡。石生道：「兄翁尊号，却不曾请教。」白随时道：「小弟贱字随时。」石生道：「可是素与田又玄相知吗？」白随时道：「曾有一面，不甚相知。」石生也不在意，又饮了数巡，石生欲言又止。白随时知他为那事儿，不好启齿。故作问道：「先生行色匆匆，却因何往？」石生道：「要往淮安访一舍表亲。」白随时故道：「令亲住居何所？」

石生故作叹一口气道：「说起话长。小弟有位舍表亲姓毕，自先君去世，就不曾相会，到今五六年矣。昨偶闻在淮居住，又闻舍表亲带着舍表妹，在玄墓看梅，及弟往拜，又两下错过。如今上淮问讯，尚不知他住居何所。」白随时知诡托诡道：「前小弟在常州，与一位毕监生令爱，句唤凌春者医病。那毕监生倒住在淮安城外，清凉寺旁，也曾从玄墓看梅而回，莫非就是么？」石生笑道：「那人虽然名姓相对，但天下同名同姓者多，难叫分辨。惟舍表妹自垂髫时，与弟同食同居，至今形容犹记。不识兄翁见那毕兄令爱而貌若何？」白随时把酒干过，笑道：「这等说起，料想不是令亲了。」

石生见他笑而不言，以为女子丑陋，不好说出。叫柏儿斟盈了酒，又问道：「兄翁如何见笑？」白随时道：「不说那女子面貌便要，若说起那女子面貌，真天上有，地下无。且才美兼备，恐先生令表妹没有那等全美。」石生作喜道：「舍表妹虽人才不算出色，

却也有七八分似这个女子。但不知此行得遇着遇不着？」白随时道：「若是这位女子，先生说两个字来，小弟代起一数看。」石生见白随时又会起数，满心欢喜。随口道了两个字。白随时将手画画道：「却好是乾天数。二爻发动，此去不独能相会，还有许多喜事。」石生道：「这数如何详解？」白随时念那数中诗道：

得意相逢贵，前程去有缘。

利名皆可望，三五月团圆。

石生听罢，知姻缘之事有准，又敬白随时几杯作谢。白随时又道：「此数乃邵康节先生所授，极灵极准。上面说「三五月团圆」，先生若访令亲，宜速行以应此数。」石生道：「小弟就此顺风，即刻开船。」不一时，柏儿拿上饭来。只见田又玄领着一个佣人，竟自上船，与二人拱手。白随时见田又玄至，就起身告辞。石生道：「请用便饭。」白随时作谢道：「小弟酒后不能用饭。」石生随叫柏儿取出药金赏封，总递与背箱管家，送到岸上。白随时作别上轿。

石生方回，田又玄迎着问道：「那事如何？」石生笑道：「据白兄口词，颇有姿色。小弟欲乘此顺风，暂别往淮。」田又玄惊道：「此时就行，小弟不及躬钱奈何？」随叫人取上四包路菜，送与石生。石生作谢。要留田又玄便饭，田又玄作辞过。又道：「先生上淮，必须从扬州而过，倘梅老先生管家看见，传与梅老先生知道，岂不招怪？」石生道：「小弟此行，不拢岸上，径从淮安水路而去，他如何知道。就见他管家，也不认得。前那关书，俱从门外传进，并不曾会而。」田又玄喜笑道：「既然如此，先生可放心而行了。」石生叫柏儿开书箱，取出诗稿递与田又玄道：「这是小弟近集，如命呈览，幸勿见笑。」田又玄谢过，令家人收下。

二人立在船头叙别。只见船家整理篷桅，收拾绳索。石生对田又玄道：「此时心意皆为行色所扰，不能与兄尽谈。」就作揖谢别。田又玄回礼道：「这是喜事催人，先生不必以一别为怅也。」石生反强勉回嗔作喜，要送田又玄上岸。田又玄道：「先生不必送小弟，小弟转立在岸上，以心相送吧。」二人就在船头别过。田又玄同家人上岸。只见船家撤起跳板，将船一开。石生才进舱门，但闻长帆风响，船头水涌，如弩箭离弦，去莫能禁。田又玄立在岸上，喜得如梦如痴，呆了半晌。正是：

情痴傀儡三分话，

天送姻缘万里风。

却说田又玄立在岸上，复定睛看了一眼，见帆影顿渺。遂带着家人来会白随时，商议冒名赴馆。二人相见大笑。白随时道：「老石已去，我兄冒名之事，不可迟延。」田又玄道：「适才细细审问他，他此去竟不扰扬州，说扬州梅老先生家人并不曾会过。这场造化，真是你我时运。」白随时道：「既然如此，事不宜迟。老兄可收拾行装，随后赶去，恐一迟延，梅老先生着人来请他时，就有许多不便。」田又玄依言。就拉白随时到家，看着收拾了行李，回到渡口，叫一只小船，别过白随时，独自一人，随路打听石生消息。

到了扬州。上岸之时，顶头遇着一人口中叫道：「石兄何往？」田又玄忙抬头看时，乃是徐州的铁不锋。就踉踉跄跄作了一揖道：「小弟因此处梅老先生，每年出三百金灌仪，请我处馆，特来赴约。铁兄何羁留在此？」铁不锋道：「小弟自别后，不期遇二三知己，每日在此诗酒，竟忘其所归。」田又玄道：「铁兄必于此地久熟了，可知梅老先生家住居么？」铁不锋道：「闻得在小东门前